



沉睡千年 神秘蛮子洞

□胡卫民

我常去乡村看望91岁的岳父。听岳父讲，当年日本轰炸铜梁时，他才六七岁，跟着父母在安居古城边的蛮子洞里躲避轰炸。从此，“蛮子洞”引起了我的关注。

翻阅资料发现，蛮子洞是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川黔地区的一种墓葬形式，盛行于大安溪（琼江）流域、小安溪（临渡河）流域、岷江流域、涪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和碭河流域等长江上游支流流域。由于开凿在斜崖或悬崖上，又称“崖墓”。又因最早始于东汉时期，又称“汉墓”。以单门楣、二层门楣或三层门楣较多，以单室墓、弧形顶较普遍，偶尔也有上下打通的错层式蛮子洞，都是在完整的石壁上由人工开凿出来，形状规格大体一致，稍大一点的洞穴内设有固定的石床、石灶和石水槽等。而且，开凿的位置越高，表示对死者越尊重。



永嘉镇柳树村发现的蛮子洞群

铜梁发现众多蛮子洞

在重庆市历次文物普查中，位于铜梁区南部的永嘉片区（含永嘉、西河、安溪三镇）曾有发现汉墓的新闻报道。抛开旧哨楼、古道、古寨、古树和古寺庙等人文历史景观不论，仅蛮子洞一项，就足以证明永嘉片区文旅资源丰富。

据原铜梁县博物馆馆长叶作富介绍：铜梁永嘉、西河、安溪一带发现的汉墓，多为东汉盛行的汉墓，有零星分布的，例如永嘉镇和益村金鼓田岩石底部的三层门楣汉墓；也有成片分布的，例如永嘉镇和益村10社青杠坡（斜坡）的1处6座石墓及柳树村的蛮子洞群。另外，在少云、安居、旧县、大庙、原安德镇花院村狗屎坡和原东郭乡聚星村七社等地也有发现，其中尤以永嘉片区为多。

然而，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东汉斜坡墓群却发现了明代多角陶魂瓶（当地人俗称“谷仓罐”）。原铜梁县文化局副局长王万明分析认为，汉代的南方墓葬，凿石为室于整块巨岩壁上的叫汉墓，民间称呼不一，有叫“蛮子洞”或“躲兵洞”，也有叫“崖墓”（开凿在高十多米的石崖

上)的。各个年代的墓葬形制有一定区别，陪葬品不完全一样，有的凿在斜坡上的蛮子洞像古生墓，这种墓中，常有多角陶魂瓶或陶魂瓶。有的汉墓中，空间很大，甚至有棺台、石台（石床）、灶台、石缸等。铜梁侣俸镇石蛤村的岩墓、侣俸镇永乐桥的雷打石汉墓，如果正反两面打通的话，里面可容纳上百人栖息。据传，在古代，当地老百姓常来此躲避战乱、土匪和灾祸等。

汉墓中竟有明代物品

“陪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是衡量墓主人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高级官吏和贵族的墓葬中可能会有成套的铜、漆礼器和仿铜、仿漆的陶礼器。反之，较低级别的墓葬中则主要以日用陶器、仿铜或漆衣陶等为主。”精通当地历史文化的铜梁区诗词学会副会长刘启余说。

刘启余是铜梁区西河镇大坳村人，该村由原大林村、玲珑村合并而成。多年前，他曾与文友曾宪立深入探究过当地的蛮子洞群。

刘启余告诉我，他们村的蛮子洞集中在绿树成荫包围的陡峭巨石悬崖上，约有10座。当地用蛮子洞命名的有蛮子洞院子、蛮子洞屋基或蛮子洞坡，大的、宽的蛮子洞用于居住，小的用于人死后安葬，它集临时性居住、短暂性避难和丧葬于巨大的岩石洞穴中，像一个小部落的崖墓群。有前后打通了的，可容纳几十人或上百人，里面有搬不走的石台、石桌、石棺和石水槽等；也有没有前后打通的，未发现壁画图案和其他像文字的符号。虽然是汉代的石墓，但汉代以后，又有人把它凿宽、凿高，在洞内隐居，所以有人在此发现了明代人的多角陶魂瓶（用于装五谷种子、针线和钱币）也就不足为怪了。据老一辈人讲，抗战时期，有城里的大户人家对乡下的大型蛮子洞群进行拓宽改造后，作为临时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防空洞。

民族大融合的证据

经过多次深入走访，目前发现永嘉、西河、安溪三镇的汉代崖墓群近百座，仅在安溪镇金滩村五社发现的汉墓群就有7座，它们大都是在2007年至2010年重庆市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的。其中，永嘉镇杨柳村有1处30座的汉墓群，面积达到了1000多平方米，门楣以两层和三层为多。

有的墓室，还有象征巴人图腾的双鱼雕刻图案和代表楚人图腾的祝融太阳纹，堪称渝西考古界的重大发现。据永嘉镇和益村村委会副主任肖思友介绍，永嘉镇幸福村还发现了上下两座以斜石梯互通的蛮子洞。但遗憾的是，洞内未发现与汉墓有关的贵重随葬品。

楚国曾向巴国发动过开疆拓土的战争，一对水火不容的仇家的吉祥图案，怎么会被人镌刻在同一个洞穴中的石壁上呢？这背后又藏着什么真相呢？铜梁区博物馆刘华钢副研究员解释，若两个古老的吉祥图案同时并列出现在同一个汉墓中，说明墓中主人的身份应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部落酋长或首领之类的角色。此外，这也与民族大融合有关。比如高楼镇涪江村发现的汉墓里，还有像吉卜赛人（罗姆人）或少数民族在跳舞和巫师在搞祭祀活动的石刻图案。据《华阳国志》记载，公元前329年，楚国灭巴，今天的铜梁一带曾是楚威王封的铜梁侯的管辖范围，楚文化与巴文化深度融合共生很正常。

（作者系重庆市铜梁区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金鼓田蛮子洞

路阳坝散记

□袁久平

第一次邂逅云阳县路阳坝是在夏至到来前。

那天，我们从青冈林里捡完菌子已近晌午，正欲打道回府，恰逢村里机耕道硬化，几台挖掘机挡住了去路，不得不调转头从路阳方向返程，虽然多绕了两个小时，却意外发现一处绝佳风景。云阳第一坝果然名不虚传，车子拐过一座山头，视线豁然开阔，平整的水泥路两边是各式各样盖着蓝色顶棚的房屋。正午时分，街上行人稀少，七拐八拐地穿行在路阳街道，车窗外闪过一幅幅展开的画卷，在眼前翻开、折叠、又翻开。参差不一的房舍、纵横交错的田地、沟渠、堰塘；玉米开始扬花，青青的秧苗正茁壮成长；金龙水库一闪而过，高踞平原之上，灌溉万亩良田、沃土……如果不是行色匆匆，多想停下来用脚步去丈量那片辽阔的土地。

忘不了江氏醪糟的香甜，很难想象开州的一碗酒酿竟打开了路阳人的味蕾。老板是开州白桥人，所以又叫白桥江氏醪糟，路阳与开州接壤，近水楼台先得月。老板不用吆喝，村民都陆续前来购买。

轻型小卡上四四方方大泡沫箱子码得整整齐齐，里面全是5元一盒和10元一盒的醪糟。日高人渴加上饥肠辘辘，于是各买一盒，大盒带回家，小盒的开盖即食：醪糟状如白棉花，一勺成团，入口香甜，汤汁晶莹，黏度适中，加之冰镇了一下的，口感愈佳。一个字，就是“爽”！吃了几口，又忍不住买了湿汤圆，白白净净的像块砖头。回来放冰箱吃了一周还不过瘾，照盒子上的电话打过去询问一番，老板说他常去路阳坝赶场。也罢，心里吃个欠，留点念想岂不更好。

在路阳坝，随便找个人问路，他都会热情地回应。临走，忍不住向一位身材瘦削的老爷爷打听捡菌子的地方，老人非常耐心地告诉我几个秘密基地，若不是时间太仓促，我还准备让他当向导呢。

一路向北，坝上的秋天似乎来得更早一些。

公路两边的房舍前铺满一些刚刚收割的谷子，在秋阳下翻晒成一块块黄金，那是田野的信件，黄色的封面不着一字，却把丰收的讯息投递到每家每户的屋檐。

“今个儿比哪天都热闹，像是在过年哦！”身边一位大娘咧着嘴，大步流星地向前冲。一些村民簇拥着，三三两两，往田坝里赶，边走边说笑。老人们围在房子的地坝边一溜排开，瞪大眼睛看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有的叼着香烟、有的吧嗒着叶子烟、有的手拿蒲扇、有的举着一把遮阳伞，我认真地看着他们的脸，想从那些黄褐色的褶皱里寻找一丝母亲当年面朝黄土的情形。去年六月，二哥开车误入此处桃花源，那宽阔无边、浩浩荡荡的绿令母亲啧啧称赞，她说从未见过那么大的田坝子。

偶然捕捉到一幅人物速写：一位须发染霜的老者站在道旁，背着双手扭头望向远处的田野。我刚把镜头对准他，岂料他轻轻一回头，右手叉腰，左手捏住金色的烟斗，吧嗒一口，稀疏的胡须前飘起一小团白雾。“铁杆607，高产创第一”，他的白色圆领T恤代言了他的身份，看那胸前一抹抹渍痕就知道，他是在享受劳动后小歇片刻的悠闲。稻田中央，一个村民正低头穿过一面彩旗，透明的红或绿在阳光下奔跑，帽檐盖住了他整张脸。

平整的田间步道直来直去，偶有一点弯曲的心思。四围青山，一望无垠的稻浪倾斜而来，金黄的稻穗笑弯了腰，只等收割机来卸下沉甸甸的包袱。如果说田野是一把琴，那么远处缓缓挪动的人影则是琴弦上流动的音符。

路阳人是勤劳的。稻田里的鱼随波逐流，竹栏围着的鸭挤成一团；路阳青花椒、路阳贡米以及路阳粉条等摆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晒秋，等着外来的客人捎带回家；稻草茬子东倒西歪，像喝醉酒的农夫；桌子边沿坐着一男子，草帽底下古铜色皮肤油光发亮。我扔掉头上的装饰帽子，伸手接过一顶同款宽边大草帽，戴上立马神气十足。印有红色的“中国梦”和“888”图案，一行五人各戴一顶，加入草帽方阵中才有亲和力吧。

悄悄拔了两根稻穗子插在草帽包里，融入谷粒的清香，布衣裙钗，相映成趣。丰收节，收藏一粒谷子就收藏了整座粮仓。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副秘书长）

